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168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年初二午后的阳光

□ 宜兴陶都风

年前,连绵的小雨被冷风裹挟着,使得大地阴霾弥漫,天空像被一块巨大的铅灰色布匹笼罩,压在心头如挥之不去的烦绪。幸好过年时天晴气朗,太阳一出,瞬间便感到这世界清亮了许多。总觉得城里的太阳是苍白的,空气也是那么的混浊,突然就想去乡下走走,去晒晒乡下的太阳。于是,年初二午后的阳光下,我来到了江南的一个小村庄——宜兴市范道桃园村,一个人坐在农舍屋檐阳光下的一张长条凳上。一本诗人黑陶的散文集《绿昼》,一杯散发着清香的宜兴红茶,一片包裹着我的温热阳光,它们组合在一起,构成了年初二午后我简单的一段生活场景。

年初二午后,阳光下的江南乡村,尽管还没有呈现出飞红点翠那种世外桃源式的田园景象,但也没有发着寒光的冰凌,没有踩下去嘎吱作响的冻土地,更没有在耳际盘旋呼叫的北风。土地是湿润的,也是静谧和温情的,这样的温情似乎带上了普希金式的抒情,喧嚣已经属于另一个世界。间或有一只鸟或者说是麻雀在天空飞过,它把天空犁开一道梦幻般的口子,也会留一两声清脆的鸣叫在空中。土地间的田埂蜿蜒向前,像一根一根坚韧的绳,系在大地的腰间。田埂上虽然有一些野草和不知名的零星小花点缀着,但远没有显现出充分的绿意,那些蓬蓬勃勃嫩绿的马兰和苜蓿尚未有露面,它们细碎的嫩芽还埋在土地里等待着太阳深入泥层的拥抱。显然,那些葱茏绿意的盛大狂欢正在积蓄着开放的力量。眯眼看看暖意的太阳,看看泛着潮湿气的黑黑泥土,再看看农舍边茂密的小青菜和油黑发亮塌在地上的塔菜,我仍然感到了一份懒洋洋的富足。

一条并不宽敞的河流在村庄房舍与村道之间缓缓流淌着,如果仅仅看着河面,这河水给人的感觉是静止的。只是河面上偶尔漂过的树枝枯叶等杂物,才使人感到这河水是在缓缓流动着。由于河水是流动的,因此并不污浊,在阳光的照耀下,河水被河底的水草和河床映衬出绿油油的虚影。我的目光停留在阳光普照的河面上,停留在这缓慢的时光脚步里,看着微风的河面所起的小小水纹在不经意朝前流动,这水的流动无声而宏大,它们恰似古典音乐演奏家马友友拉出的巴赫大提琴乐章,低沉、舒缓、优雅、宁静中蕴含向上的力量。音乐中,我仿佛看到了体态飘逸的冰上仙子,她妙曼的身姿不断向前舒伸,旋转,上升……

一阵突发的爆竹声中,一只一瘸一拐瘸腿的狗摇晃着从隔壁处慢慢朝我这里走来,它朝

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

那时母亲很年轻。母亲的心像六月的白云,在蔚蓝的天空中轻轻地飘动,自由、恬静、舒畅。初秋的夜晚,月亮温柔地照着大地,宁静、安详地投射着她的光辉,像灯下缝衣的母亲,一脸温馨地看着手中我们的衣裳。月光落在我们的身上,温柔且温暖,像母亲清晨伸手把我从床上抱起,温柔的手掌轻轻滑过我小小的脸庞。

母亲牵着我的小手在乡间的小路上轻快地走着,同行的还有邻居的几位姐姐,听母亲说是去邻村看电影。田野上摆放着一束一束收割后扎好的干稻草垛,在空气中散发出一些淡淡的好闻的味道。家家户户的电灯被我们的脚步声次第点亮,散发出橘黄色柔和的光芒,可以清晰地看见一些人家的影子在窗户的透明纸上晃动,那情景就像是在表演皮影戏。路旁的草丛不时发出一些细微的响声,时不时听到一阵蟋蟀的叫声。我有点害怕,担心途中突然爬出一条蛇,母亲把我的小手揣得紧紧的,这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和安全感。

有风轻轻吹过,路旁山上树木的叶子被吹得沙沙作响。走着走着,耳朵里远远近近、高高低低地飘来抑扬顿挫的音乐。远远地看见一大群人聚集在一块大坪地上,脑袋朝着前面电影幕布的方向,幕布上不停地有人影在晃动。电影放映场到了。前面站了一排排的大人,个子很高,挡住我的视线,我只能看见他们的背。我挣脱母亲的手,在人群里钻来钻去,寻找观看的好位置,找了很久,未能如愿。只听到电影里的声音悠悠扬扬直往耳朵里钻,心里干着急。正当我急得发慌,母亲不知从哪儿弄来一个凳子,扶着我站上去,电影里的形象和耳朵里的声音结合起来,也才在我的眼睛和耳朵里生动、鲜活起来。

我看了看,大略见我对它没有丝毫的敌意,便悄无声息坐在了离我不远的脚边。那只狗有二三十斤重,已经算不得是小狗了,狗的颜色是那种乡村常见的黄褐色,身上的毛稀疏,有好几处毛甚至纠在一起,显得邈邈。这样的狗是比较贱的一种流浪草狗,走在田野与农舍周围引不起别人对它丝毫的注意。狗的腿是怎么瘸的我不得而知,它耷拉着头,眯着眼睛,卧在阳光里,显得慵懒而可怜。此刻,我是善意的,狗也是善意的,同在大地上沐浴着阳光。不管怎么样,我觉得我们彼此内心深处的某种孤独和善良应该是相通的。

不远处的一根电线上,一段红色的绸布挂在那里,在风中摇曳个不停。在阳光下,舞动着灿烂和热情。在年头上,红也是这年味的一种。一位穿红衣服的年轻乡村女子从我的眼前走过,恰似一团移动的火。女子慢慢由桥墩走向桥头的时候,我看见一串钥匙悬挂在她的臀部,随着她脚步的迈动,钥匙一下一下轻轻击打着她丰满结实而左右摇摆的臀部。我想不到那年轻乡村女子的脸,但我能想象得出,她必定是一张红红的淳朴而健康的脸。我知道,她是田野的女儿,也是田野的母亲;她是田野的仆人,更是田野的主人。

和凡高画笔下的热烈截然不同,和海子诗中的神性景象也没有关联,年初二陶都阳光下的乡村是湿润而温情的,是神秘而抒情的,甚至隐隐还透着江南的那份优雅和书卷气。阳光下,我坐在农舍屋檐下的长条凳上,一本厚重的书被我合在了手中,一杯红茶在我身边的小脚矮凳上冒着热气。如此时刻,我实在想象不出还有什么能比享受阳光更为舒心愉悦。阳光,像我梦中反复出现过的一位隔世情人,轻轻地拥抱着我,在我耳边哼着一首轻灵的骊歌,并用她纤纤十指的红酥手,轻轻柔柔地为我梳理着头发。是的,这一切都不是幻象,它是我生活中能感受到什么是幸福什么是感恩的一份佐证。阳光的暖意毫不吝啬地包裹着我,阳光是一位最好的医生,把它的温暖一点一点灌进了我的血脉;同时它像是我久别重逢的一个老朋友,把一份暖意和熨帖迅速传递给了我,直抵我内心最柔软的地方。

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别的人能和我一样,守着一本书、一杯茶,在阳光下晒着太阳。在阳光下,看着眼前由近及远的乡村一切,消遣着琐碎的时光,咀嚼着那些触手可及并稍纵即逝的幸福。我只知道,年初二午后的阳光下,我像一张洁白的白纸,在太阳的抚摸下,正一点点涂满了葱茏的绿意。

当晚放映的是越剧电影《追鱼》,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取那样的名字,也不知道追鱼是什么意思。母亲站在我旁边,我问她,她说是关于年轻男女的爱情电影,教育世人不要嫌贫爱富。我似懂非懂,正看到电影里两个穿长袍的漂亮姐姐跪在地上,她们的脸长得几乎一模一样,身上的衣服的色彩、样式一模一样,脸上的表情也一模一样,她们每一句话都不是说出来的,是唱出来的,而且内容一模一样,两人同时开口,同时唱完。我感觉到十分奇怪,这两位姐姐看起来真像一个人,难道世界上有这么相似两个人?我本想去问母亲,但见她叫得聚精会神,不好去打断她。她们面前有一个戴黑帽、穿着大长袍的黑脸男子在问她们的话,帽子的两边各搭着一个长条状的帽翅,长袍的腰身围着一圈宽松的大腰带。他们说话都是用唱的,我也听不懂,不过我觉得唱的曲调悠扬动听,有时还夹着锣鼓声和笛声以及其他叫不出名字乐器的声音,十分悦耳,那种感觉和平时在家听哥哥姐姐们唱歌完全不一样,比邻居吹的笛子声音好听得多了。我痴痴地盯着画面,耳朵凝神聚气地收集每一串好听的音律。不知不觉间,人群开始往外骚动。电影放完了。我还呆呆地站在凳子上没下来,直到母亲叫我才回过神来。这时,月儿已爬上了中天,显得格外明朗。

回家的路上,我瞌睡来了,迈不开步子,母亲让我趴在她的背上由她背着,披着恬静的月色,枕着母亲走在路上发出的像摇篮曲一样轻柔动听脚步声,听着母亲和姐姐轻声地谈论电影里的情节,声音很轻,仿佛海浪轻轻地拂过沙滩。我迷迷糊糊、安然地睡了过去,那种感觉就像多年以后我回故乡的途中,坐在列车上不知不觉睡过去一样。

墨兰几朵春风醉

□ 辽宁阜新王宏亮

微情一刻

在村庄里溜达

□ 安徽阜阳郑传省

烟火人间

突然间,闻到墨兰花香,是在阳光溜进窗口的清晨。仔细回忆墨兰花苞的成长历程,起初是紫色茎秆上五六枚小小的月牙,然后日复一日长胖腰身,直到肚皮鼓胀撑破腰带,香气如蚁从缝隙里爬出来。墨兰自矜,香味也极收敛,不是成群结队地浩浩荡荡,而是贴附在从窗口进来的湿润的空气上,偷偷贿赂你的嗅觉。窗里开花门外香,那种润雅之气,淡而长久,无欲无求之韵,脱俗出尘。

喜欢墨兰,处世如君子。既不与群花争芳掠艳,也不随百草混迹于荒野。传说两千多年前,圣人孔子周游各处,而不得重用。归家途中,于人迹罕至的山谷,见幽兰独茂,迎风散香,万千感慨。兰,高洁傲岸的君子之姿,濡染了圣人的生命底气,他说,气若兰兮长不改,心若兰兮终不移。

墨兰是兰之一类,又据叶片与花色的不同,有金嘴、银边、企黑、白墨等之分,端详窗台上的企黑墨兰:花如浅墨,隐红;叶片厚实,尖细,呈微小弧度,是无杂质的青绿色,仿佛稍一用力就会有绿色汁水滴出来;花茎直立,花苞如小小的船舱被几片浮萍托出水面,共六朵,正合顺遂美的心意。

花株的轮廓,让人想起齐白石的《兰花图》,寥寥几笔,貌似简约平常,可其中的雅人深致却耐人寻味。想到兰章、兰交、兰客这样的词,竟能穿越时空,在脑海里勾画出一篇美丽的诗文、一段真挚的情谊来。

想起师范毕业,我们同学去花店买了几盆墨兰,送给老师。人养花根,花养人心,希望师长的老年时光能有花香围绕,也常有儿女陪伴膝前,这样,他就能老得慢一些,再慢一些。想起儿子少时临摹王羲之的字帖:“永和九年,岁在癸丑,暮春之初,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,修禊事也……”兰亭,幽兰在侧,暗香浮动,那妍美飘逸的字体,像极了随风舞动的兰叶,墨香与兰香成就了一代书圣笔端的自由灵动。想起送给独居母亲的那盆兰,寻常百姓的家里,是该有一点素雅幽香的清喜。我没法把“坐久不知香在室,推窗时有蝶飞来”的句子吟给母亲听,她不懂,但她闻了闻竟然说道,兰花的香香得正好。

正在我凝神的当口,妻笑道:“这是啥花呀?猴年马月开一回,不带劲!”我反驳道:“不带劲?你当是切菜剁肉,大马金刀的!这是养花,是陶冶性情,性情,你懂吗?”我暗笑她的目光浅淡,没领略过墨兰的幽香清远,淡雅脱俗,怎么能知道它是卉苑奇葩呢。此时,小屋一隅,轻嗅着淡淡花香就足够了。向外看去,柳树返青,春风仿佛被我的墨兰花香醺醉,正踉踉跄跄走过千山万野,不知归路。

村庄外的田野,举目远望,四处空旷。路边的树们,抖落了一身衣裳,精神抖擞。野草枯黄,草种子埋进土里,只待来年春天一场春雨滋润之后,开始又一次轮回。麦苗匍匐在大地上休养生息。一阵风,在原野上跑过来,又跑过去。它晃晃树枝,树枝只是微微颤动。它摸着一棵狗尾巴草,狗尾巴草甩甩头,又掉落几颗草种子。一只麻雀像个泥巴弹子一样掠过天空,它在后面撵了一阵子,结果累得气喘吁吁,也没有撵上。它觉得无聊极了。它朝前走,看到前方有个村庄,它便起了好奇心,何不到村庄里去溜达溜达?

这阵风是从村庄西头溜达进去的。村庄西头矗立着一座三层的小楼,小楼前坐着两个孩子。哥哥双手拿着手机,正在兴高采烈地玩着游戏。这阵风站在他身后看了一会儿,吹吹他的耳朵,男孩也没有觉察。它又踱到女孩身后,女孩正在写一篇作文,作文题目是《我的心愿》。女孩写道:“我的心愿是新年快快来到,因为只有新年到了,我的爸爸、妈妈才能打工回来。马上有一年没有见到爸爸、妈妈了,我都快记不清他们长什么样了。爸爸、妈妈回来了,我不要新衣服,也不要新鞋子,我只想钻进妈妈的怀里,让她抱一抱我……”这阵风看到这里,也不由一阵心酸,忍不住“呜呜”哭了两声。女孩扭头看看,啥也没看见,又继续写她的作文。

厨房后的烟囱里冒出一缕袅袅的炊烟,厨房里正有人做着饭。这阵风又溜达到门口看看。它看到一个老头儿正在灶前烧锅。灶膛的火快灭了,老头儿才从身旁抓起一把麦秸塞进灶膛。灶膛里酝酿出一股青烟,然后“呼隆”一声,火苗一蹿,麦秸燃着了。他的老伴儿佝偻着腰正在案板上用一根枣木擀面杖擀着面条。她累得吭吭哧哧的,她直起腰,擦了擦额上垂下来的几根稀疏的白发。

这阵风在门口逗留了一会儿,又转身继续溜达。它看见几个老人正靠着一堵墙晒暖儿。老头儿抽着廉价的香烟,聊着秋季庄稼的收成。老婆子则坐在马扎子上,有的戴着老花镜纳着鞋底儿,有的给孙子做着棉衣,有一搭没一搭地叙着闲话。一条老狗眯缝着眼在一个老婆子的身旁打盹儿,这阵风揪住它的尾巴晃晃,它扭头望望,朝它汪了一声。它吓得往后一退,差一点摔倒。逗你玩儿哩,咬啥呢?它觉得这老狗真没意思,又继续朝前溜达。

这一次它到了一家紧锁的院门前。它想从门缝里钻进去,试几试没钻过去,它就从墙头上翻了过去,落地时还摔了个马趴。它有点狼狈地站起来,拍拍身上的灰土,看样子这个院子已好长时间没人居住,院子里长满蒿草,三间砖瓦房破破烂烂,房顶上还烂了一个大窟窿,一只野猫正枕着屋脊呼呼睡大觉。

有些无聊,这阵风又翻墙而出,像一匹脱了缰绳的小驹,一尥蹶子,跑到麦田上翻回头去啦……

四时有景

母亲带我看电影

□ 湖南邵阳刘佳强

家庭相册